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 
第五十二回 害東翁王懷設計 見豪客鮑龍顯能

話說嘉興府客店內，有人鬧事，揪著掌櫃的亂打，聖天子趕著那人勸開，問他的姓名，那人道：「在下是安徽人氏，姓鮑名龍，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」天子道：「某乃姓高名天賜，這是某的繼子，姓周名日清，直隸北京人氏，閣下既是安徽人，到此有何貴幹？」鮑龍道：「在下本在安徽軍營內當雜長，只因有個表弟居住此地，廣有家財，因念軍營太苦，欲投奔到此，籌辦盤川，想在廣東另謀進身。不料表弟被人擊害，坐入縣牢，家中皆女眷，不便居住，所以住在這店內，哪知道這掌櫃與小二，如此欺人。」天子見他出語豪爽，說道：「他們小人，類多如此，足下不必與他較量，且請到某房中聊飲二杯！」說著就將鮑龍邀入自己房內，復叫小二暖了一壺酒來，將嘉興肉多切兩盤，小二此時被一鬧，也無法想，只得又切了一大盤嘉興肉放在桌上，與他三人飲酒。天子見鮑龍毫不推辭，舉杯就飲，你斟我酌，早將一壺酒飲完，復喚再添酒，天子問道：「鮑兄說令表弟為人擊害，但不知究為何事？何妨說明，如可援手，也好大家設法。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豈可坐視其害？」鮑龍道：「高兄有所不知，舍表弟姓郭，名叫禮文，乃是貿易之人，就在這府行前，大牌坊口開過錢米鋪。他是個生意人，自然各事省儉。店中有個王懷，乃是多年的伙伴，所有帳目，全在他手裡，每年到年終，除薪水外，表弟必多送他數千文以作酬勞。在表弟意見，已是加豐，哪知這王懷還說太少，明地裡不好與他講論，暗地就在帳上東扯西欠，不到半年工夫，淨欠八百數千，這日被我表弟查出，起初因他是舊友，或者一時訛錯，也未可知，不過問他一聲，請他彌補。不料他知已露出馬腳，就把心偏了過來，嘴裡答應照賠，到了一月之後，又空二三百元，我表弟見他如此，知他有意作弊，就把他生意辭退，他不說自己對不起東家，反因此懷恨。卻好隔鄰有座小客店，不知哪日無意落下火種，到了二更以後，忽然火著起來，頃刻間，將客店房屋燒了乾淨。當時表弟等人從夢中驚醒，自己店門還保護不及，哪裡還有工夫去救人家呢？這小客店的店東，不怪自己不謹慎，反說我表弟見火不救，次日帶了妻小到店中吵鬧。表弟本來懦弱，見他如此鬧法，也是出於無奈，從來只有寬讓窄的，因道：『你不必這樣胡鬧，我這裡送你二兩銀子，你到別處租些房屋再做生意去吧。』這小客店的人，見有了錢也無話說。不知怎樣，被這王懷知道，他就去尋小客店內店主的老子說：『郭禮文有這樣家財，你不訛詐他，去訛詐誰？二兩銀子，只是個零數，我這裡有個好訟師，請他代你做張狀詞，包管到縣裡一告就准，不得一千，就得八百。』那老頭子是個窮人，被他一番唆使，就答應照辦。王懷當時尋了這裡一個出名的訟棍，叫楊必忠，卻是文教中的敗類，說明得了錢財三人瓜分，就捏詞嫁禍，寫了一張狀詞，說我表弟放火害人，恃財為惡。到了告期，那小客店的老頭子，就去投告。其初，嘉興縣吳大爺還清楚，看了一遍就扔下來，說：『郭禮文既有錢，絕不肯這麼做，顯見是有意誣害。』哪知楊必忠又做了第二張狀詞，說郭禮文自己有錢，怕小客店設在隔壁，人類不齊，恐怕偷竊他店中物件，故此用些毒意，放火燒了，不然何以郭禮文情虛，肯給紋銀二兩，令他遷讓。這個稟帖告進去，那些差役人等，皆知郭禮文有錢，在縣官面前，加了些醜惡的言語，說得縣官批准提訊。到了提訊的這日，我表弟膽又小，見公堂上那等威武，格外說不出話。縣官因此疑惑，竟致弄假成真，將他收入監牢，遵律治罪。在下前月到此，因他家別無親友料理這事，故而具了一稟，想代他翻案，奈至今日，還未批出。你二公想想，這不是不白之冤麼？在下不是礙著表弟在監，怕事情鬧大更屬難辦，早將那王懷打死，天下有這樣壞心腸的人！」

天子聽他說了這番話，又見他英雄起，倒是個熱腸漢子，說道：「老兄不必焦慮，明日等某就到縣裡。代你表弟伸冤。我看你如此仗義，斷不是個無能之輩，從前曾習過武藝，有何本領，何妨略示一二？」鮑龍道：「不怕二位見笑，我鮑龍論武藝兩字，也還不在人下，只因性情執拗，不肯卑屈於人，所以在軍營一向仍是當個雜長，那些武藝平常的，會巴結會奉承，反在我之上，到了臨陣交鋒時節，就顯分高下了。」天子聽說，也是代他負氣道：「我道京外文官，是這等氣節。在武營中，也是如此，豈不可惱，我看後面有一方空地，現在無事，何不略使拳棒，以消永夜？某雖不甚熟，也略知一二。」鮑龍談得投機，也不推辭，三人就出了房門，來至院落，將袖子捲起，先使了一起腿，然後開了個門戶，依著那醉八仙的架落，一路打去，起先還看見身體手腳，到了隨後的時節，哪裡見有人影，如同黑團子一般，只見上下亂滾，呼呼風響。天子此時贊不絕口，道：「有此良才，困於下位，真令英雄無用武之地了。」一路打完畢了，將身子望上一縱，復行向地下一落，手腳歸了原處，神色一點不變，說道：「見笑大方！」天子道：「有此手段，已是可敬，豈有見笑之理？但不知老兄願進京麼？」鮑龍道：「怎麼不願，只因無門可投，故而不作此想，若早有人薦引，也等不及今日了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明日先將你表弟事理清，高某與軍機大臣陳宏謀是師生，將你托他安置，決無不行之理，大小落個官職，比較似覺強多了。」鮑龍大喜道：「若得你老提拔，也就感恩不盡了。」三人復由外面進來，談論了一會，然後各自回房安歇。

一夜無話，次日早間，天子起來梳洗已畢，先到鮑龍房內，見他已經出去，心下想道：「我同他約定一齊到縣裡結這事，何故他一人先走了？」只得復又出來，回到自己房中。日清已叫人將早餐備好，兩人用畢，鮑龍已走到房來。天子問道：「方才前去奉訪，見老兄已不在那裡，如此絕早，到何處公幹？」鮑龍道：「昨因你老說，同在下今日赴縣裡結這事，惟恐衙門內需使費用，故到舍親處，將你老的話說與家姑母、表弟媳知道，他們感激萬分，囑在下先行叩謝，候表弟出獄後，再進前來趨叩。」天子道：「說哪裡話來，大丈夫在世，當以救國扶危為是，況且又替地方除害，一舉兩得，有何不可？我們就此同去罷。」鮑龍答：「是！」三人一齊出了客寓，行不多遠，到了嘉興縣衙門，只見頭門外掛著一扇牌，是「公出」二字，因向鮑龍說道：「來得不巧，縣官出門去了，也不知是上省，也不知是因案下鄉勘驗，鮑兄何不聽打聽？」鮑龍道：「既是縣官公出，此刻就便進去，也是無用，還是讓我打聽明白，到底哪裡去了，幾時回來？」說畢請天子與日清二人在外面稍等，他便自己尋著那承行的書辦，問道：「縣太爺往哪裡去了？」書辦道：「進省公幹，昨日奉到撫臺公事，調署錢塘首縣，因此地交待難辦，暫時不能離任，所以進省，將這話回明上憲。」鮑龍道：「錢塘縣難道沒有縣官麼？為甚要調他前去？」那書辦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，現在當今皇上南巡，見有貪官污吏，輕則革職，重則治罪，這錢塘縣因斷案糊塗，卻值聖上在杭遊玩，下了旨意，把錢塘縣革職，著撫臺另委幹員署理，我們這位太爺，聲名還好，所以將他調署首縣，大約兩三日也就可回來了。」鮑龍打聽清楚，轉身出來詳細說了一遍。天子知道龔溫如接著聖旨，依旨辦了，心中頓覺欣慰，又問：「前曾聽說蘇小小墳在這城內，不知鮑兄可曾去過麼？」鮑龍道：「曉卻曉得，並非只為遊玩而去，只因在下由本籍到此，曾從那墳前經過，故而知之，二位如欲去遊玩，鮑某引路便了。」

天子聽了大喜，就約他同去遊玩，鮑龍答應。三人信步而來，約有三四里光景，已到前面，只見遠遠的一派樹木，將墳墓繞住，墳前一塊石碑，石碑上寫「蘇小小墓」四字。天子向日清說道：「可見人生無論男女，貧賤富貴，總要立志，然後那忠孝節義上，總可各盡其道。你看蘇小小只不過當年一個名妓，一朝立志，便千古流傳，迄今成為佳話。我看那些貪財愛命的人，只顧目前快樂，不問後來的名聲，被人恨，被人罵，到了聽不見的時節，遺臭萬年，豈不被這妓女所笑？」鮑龍在旁說道：「你老所見不差，只是而今之世，被蘇小小笑的人多著呢。但為妓女，不如她也就罷了；最恨那一班鬚眉男子、在位官員，也學那妾婦之道，以博上憲歡悅，豈不為蘇小小羞死？」兩人正在墳前談論，早又鬧出一件事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